



中国书籍文学馆·小说林

真水无香

何尤之 著

『短篇小说』之短在篇幅，事实上它的内涵比它的篇幅要广阔深刻得多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以幽默风趣的笔触，对小人物进行了细腻真挚的描绘，于小生活中展现出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以及平凡生活真实的一面。



中国书籍文学馆·小说林

真水无香

何尤之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水无香 / 何尤之著. — 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5.3

ISBN 978-7-5068-4813-8

I. ①真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8017 号

真水无香

何尤之 著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卢安然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 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84 千字

印 张 18
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4813-8

定 价 35.00 元

序

李敬泽

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，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、爱文学的人开放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——“文革”时有一论断叫做“读书无用论”，说的是，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，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，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。但说到读文学书，我也是主张“读书无用”的，读一本小说、一本诗，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，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，那不如不读，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，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、诗给读歪了。怀无用之心，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，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，它所能予人的，不过是此心的宽敞、丰富。

实则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并非一个场所，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、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。按照规划，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，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

品，就好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，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。

现在要说的是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这批实力派作家，这些人我大多熟悉，有的还是多年朋友。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，现在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把他们放在一起，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，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，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。

当代文学，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，大抵集中在两端：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，十几人而已；另一端则是“新锐”青年。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，很舍得言辞和篇幅。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，一批作家不青年了，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，他们写了很多年，还在继续写下去，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，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。

但此中确有高手。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，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：

一、他确实没有才华。

二、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，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。

三、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。

四、他的运气不佳，或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，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、记住他。

也许还能列出几条，仅就这几条而言，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，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。实际上，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、可能性和创造契机，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。

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、值得期待的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，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色——它可能

真的构成一个场所，在这个场所中，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，而且，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，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，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，或许是别有洞天，或许是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……



男人无帮 / 001
问题·爱 / 017
通天的路 / 030
羡慕嫉妒恨 / 055
真水无香 / 067
皇岗口岸 / 085
军 刀 / 102
豆蔻年华 / 122
三棵树 / 138
紫砂壶 / 152
捍 卫 / 163
银 妮 / 180
阜宁大糕 / 191
寻找灵感的房间 / 202
我还能说些什么 / 216
尘 事 / 228
烦躁不安 / 247
腊 肉 / 260
我所追求的小说语言（代后记） / 273

男人无帮

故事其实并不搞笑，但有些诙谐，所以你尽可以怀疑它的真实性。然而现实这个舞台，往往是无所不能的，它总会变化些事端而在我们的意料之外。比如现在，天色将晚，霭色的黯淡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时，准备下班的丰碑这时竟接了个搞笑的电话。电话是交警打来的。交警匆匆地说，你老婆被车撞了，你速来锦江大厦！便挂了电话。估计交警是在事故现场，正是十万火急。

但丰碑对这事真实性表示怀疑。老婆四天前去武汉了，说要一周才回来，怎么会在锦江大厦门口被车撞了呢？你看搞笑吧，丰碑就笑了，笑交警搞笑，比母猪怀孕了赖上他了还搞笑。被车撞了的肯定是别人的老婆，这事与他丰碑无关。如果与自己无关，交警为什么给自己打电话呢？难道……有关？丰碑一路欢畅的思维这时绊了一脚，……还是不可能。老婆昨天中午还来电话，说再有三天才回来。难道……提前了？这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要是差事顺当，也可能提前回。思维又绊了一下。绊了几下后，一些斩钉截铁的不可能事件便被绊出了可能。……既然可能提前回来，那就有可能被车撞。虽然还只是可能，丰碑已站不住了，变得火急火燎，仿佛老婆真被车撞了。丰碑不觉得可笑了，一点儿也不可笑，而且已演变成了非常严肃，十万火急！丰碑拦了辆的士，火速赶往事故现场。——

还好，交警说的事故现场丰碑记着了。锦江大厦在火车站那边，客流量比较大。

丰碑火烧眉毛了，的士却火速不了。下班高峰期，凌州街上的车辆像密集的羊群，跑得欢，跑得乱，跑得漫不经心。在的士奔向锦江大厦的过程中，天空已被彻底染黑，形形色色的灯火竞相开放，整座城市被燃烧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丰碑已将可能性事件酝酿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！因而一到锦江大厦，打的费也忘了付，就身手敏捷地跳下车，一头扎进人群，高喊着：让开让开，我是她老公！围观者纷纷侧身，让了条缝。丰碑冲了进去。

街灯下，影影绰绰中，一个女人趴在血泊中，满身尘埃，面目模糊。丰碑嗷叫着，老婆，老婆！刚要扑上去，被一人拉住。丰碑回头，见是交警。交警说先生，请冷静。亮了下上岗证，我叫徐正兵，交警一中队的，正在处理这起事故。丰碑如何冷静得了，吼道，肇事者呢？他妈的，老子劈了他！徐正兵说，肇事者已逃逸，我们正在调查。然后递给丰碑一张身份证，说这是从你老婆身上找来的证件，你核实一下。丰碑接过身份证，借手机的光一瞅，再瞅卧在血泊中的女人，感觉又搞笑了。但他没笑，他笑不出来。丰碑说徐警官，您搞错了，她……不是我老婆！刚才还呼天抢地如丧考妣的丰碑，如此语出惊人，围观者忍不住笑了。这场合不能大笑，不合时宜，众人只是嘿嘿一笑，便齐声刹住。徐正兵没笑，认真地说，你确定不是你老婆？丰碑嗯了一声。徐正兵说，我在她手机里找到你号码，存的名字是老公。徐正兵换用女人手机打了一下，丰碑手机便响了，仿佛是倒在血泊中的女人在呼唤。丰碑有点难为情，如同被验明正身了。徐正兵说，她手机里存的是老公呢。丰碑很窘。不过夜色正百分百地漫漶着，街灯虽努力扑向夜空，依然孱弱无力。孱弱的街灯蜡黄着，昏暗着，恰到好处地遮住了丰碑脸上正在浓郁的酡红。丰碑干咳了一声，说可能……写着玩的。徐正兵阅人无数，

自然明白，说不管是不是老公，你肯定认识她吧？丰碑点头，她叫陈怡。徐正兵说，你先送她去医院，救人要紧！我继续联系她家人。丰碑嗯了一声，却站着未动。徐正兵催道，别磨蹭了，时间就是生命！这时救护车像知了似的慨歌而来，丰碑和医护人员一起将陈怡抬上了车。

救护车风驰电掣，到了凌州医院，一群天使早已候在楼前。救护车甫一停稳，后门啪地打开，丰碑和天使们一道，将陈怡抬上平板车，推进急救室。刚忙了停当，脸上的汗还没擦，救护车司机闪到丰碑面前，伸手要钱。丰碑没有准备，怔怔地说，我不是她老公。忽又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了。司机说交警说了，让你先垫上。丰碑还要解释，司机不听，说我这是急救车，还要救人呢。丰碑无奈，拿了两百。

陈怡在抢救。丰碑在走廊上，来回踱步。事情来得突然，丰碑心里犯迷糊。走吧，当然不能。虽然不是老公，但暧昧五六年，岂能一走了之？现代人崇尚暧昧，比光明正大更诱惑。暧昧是个偷儿，就像是小偷嗜偷酒鬼嗜酒，偷来的才有味儿。陈怡老公不在凌州，丰碑正好填补了空白，像座丰碑屹立在陈怡的身体里。所以眼下，丰碑怎好一走了之？——那么，留下吧。留下也麻烦。且不说老婆知道了必将天翻地覆，且说交警那正联系着陈怡家人呢，真假老公一相逢，便胜却仇人相见。丰碑是凌州本地人，倒不惧真老公，只是一旦丑事败露，怕要掀起轩然漩涡，波及两个家庭，甚至面临解体。这人命攸关的节骨眼上，岂能雪上加霜？

丰碑脑子里正难分难解呢，有个男人慌张跑来，头上满满的汗珠，在灯光下跳跃着。见了丰碑便急切地问，陈怡是在这儿吗？丰碑抬头，眼睛在男人脸上涮了两把，点点头。男人个头不高，比丰碑稍矮些，略显瘦。听口音，和陈怡一个味儿。丰碑额头升起了缕缕热气，却无仇人相见的紧迫。男人看上去还算友善。这时医生出

来了，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。男人见了医生，着急问道，陈怡咋样？医生审视他一眼，说你是……？男人支吾着，看了丰碑一眼，说交警让我来的。医生说，你是她什么人？男人憋红了脸，我……是她老公。医生白了他一眼，嘟哝道，是老公有什么害羞的，又不是情人！声若洪钟，气似山河，口吻极具杀伤力。又看丰碑，说那你是……？丰碑说，朋友。医生又问男人，你叫什么？男人说叫金良，边说边掏出户口本递给医生。医生看了，说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你老婆现在处于危险期。金良吃了一棒，惊悸不定，说请你们千万想办法救她！医生听了就不舒服了，说难道我们没在救她？你是怀疑我们技术还是职业道德啊？金良憨厚地摆手，脸也红了，说不是不是，我是怕她有个三长两短的。

医生扭着肥硕的身子走了。白大褂左飘右摆着，像只漫步的企鹅。两个男人在走廊里站着，一时搭不上话。金良背着手，数着步子来回走。丰碑坐在座椅上，屁股上像长了痔疮，怎么都不舒服。丰碑思忖着，假老公要不要和真老公谈点什么。

是要谈的。谈点什么，丰碑想好了。陈怡一进了抢救室，医院马上让交费。丰碑推说没带钱。不是见死不救，丰碑认为这钱不该他出，该肇事者出。肇事者跑了，医院应当先治病救人。丰碑垫钱了，怕是有去无回，找谁要去？肇事者？跑了。交警队？梦吧。她老公？那就复杂了。医生说你是她什么人？丰碑说，老公，哦，不，朋友，可我没带钱。医生拽着丰乳肥臀出去了，一会回来了，说交警都说你是她老公了，你还谦虚干嘛？丰碑还想谦虚，医生拨了电话，让丰碑接。徐正兵在电话里说，药费你先垫上，找到肇事者了还你。老公老公，床上是老公，生活中更要像老公。丰碑明白了，徐正兵让他来医院，是当钱包使的。医生又催上了，丰碑仍说没钱。医生说出门往左拐，有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商行，多少钱都取得来。耽误病人抢救，你负全责啊？胖医生炸了串鞭就走，扔下丰碑

发愣。丰碑不敢怠慢，跑到银行取了一万交了。

陈怡初来凌州时，若似不停劳顿的燕子，无枝可栖，接不了地气。一次朋友庆生唱歌，丰碑坐在陈怡边上。丰碑的歌声直逼腾格尔，也逼进了陈怡心里。陈怡以丰满成熟的身段，撞得丰碑怦然心动。丰碑的眼睛像老鼠，觊觎着陈怡高耸的胸，片刻不离，生怕一眨眼，陈怡胸前的两座大厦就会轰然倒塌。丰碑是凌州人，在凌州有背景有人脉。认识丰碑，让飘在凌州的陈怡抓住了水草，找到了避风湾，以为有了归属。丰碑后来真的就成了陈怡的归属。心归属，身体随之归属，势不可挡。明知这港湾是偷来的，明知丰碑是别人的老公，陈怡还是乐得其所，温柔地叫丰碑老公，叫得底气十足，叫得碧水柔情。

凌州是女人的城市，时尚美丽，繁华锦绣。和别的女人一样，陈怡也想做凌州女人。这个愿望丰碑帮她实现了。弄个凌州户口何其难，丰碑施展全身解数，帮陈怡在凌州先买房，再迁户。钞票陈怡自己出，丰碑家有母狮，看不住老公就看住钱。首付了十五万，余下的陈怡月供。陈怡户口来了，老公户口没来。老公不想来。乐得陈怡孤身在凌州，和丰碑自由飞翔。老公在老家也没闲着，照样鱼欢水跃。

丰碑不敢飞得高，翅膀硬不了。老婆怀疑丰碑的翅膀有点硬了，但还没硬到她难以驾驭的地步。老婆有双鹰眼，敏锐清晰如美国的GPS，能覆盖整个凌州。丰碑格外谨慎，生怕被老婆覆盖了，那就是点了鞭炮信子，救火车都灭不了。

现在陈怡出了车祸，就是一个火苗，弄不好就点了信子。刚才垫了一万，丰碑总担心被老婆问责呢。

现在金良来了，一万块有着落了。不过他是个炸弹，万一引爆了，比鞭炮的杀伤力大多了。所以丰碑坐那儿先不动声色，把金良左打量右顾盼，确信这是头黔之驴后，才若无其事地向金良走去。

金良在凝视窗外。窗外繁星点点，树影婆娑，晚风轻轻地送，树叶沙沙地响，响得金良心里像跑进了老鼠，一点点咬嚼着。他感到内心不只疼痛，还有畏惧、不安，和烦躁。直到一声咳嗽，才吓跑了小老鼠。

丰碑咳了一声。干咳，喉咙里没痰，也不痒。唉——！小陈不幸啊。急中生智选了这么个若远若近的称呼，丰碑很满意。金良的目光从束束星火中游荡出来，看着丰碑说，谁想到她会摊上这事呢。两人围着陈怡聊起，丰碑仍在试探，见金良果然黔驴技穷，才放下心来。丰碑把自己和陈怡的关系撇得很清，泾渭分明。小陈活泼开朗，爱说爱笑，个性要强，作风正派……像在给陈怡致悼词。金良并不介意，说是啊，她是个好人。金良也那么泾渭有别。

双双戴着面具，少了直面的尴尬。丰碑便有话直说。喉咙里滚半天了，一张嘴就滚了出来，问金良，带多少钱来？刚才我垫了一万。丰碑掏出药费单。金良愣了，脸上汹涌澎湃，说钱不是肇事者拿吗？丰碑说肇事者早跑没影了。金良结巴着说，那，该交警队拿啊？医院呢，没人道主义么？丰碑说你就等着吧，等人道变成了兽行，等天使变成了魔鬼，这钱还得你拿！金良额头沁出细细的汗，脸也涨得绯红，说凭什么我拿呀？丰碑说，你是她老公啊！金良急了，喉咙里像塞了驴毛，说，可她家没来人啊。丰碑说你是来打酱油的？金良说，……我是她老公，可没那么多钱啊。丰碑说，出门往左拐，有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商行……金良淡定地说，我没卡！

丰碑不悦，催金良去筹钱。金良说我在凌州打工，认识的都是打工的，一个个穷得连卫生纸都要从牙缝里省。丰碑咦了一声，说你不是在老家吗？几时来打工的？怎没听小陈说呀？金良说，来好几年了。丰碑奇怪，却不敢细问，便含糊着拣要紧的说。你让家里汇钱来吧。金良被丰碑逼得无奈，憋不住说了实话，说，我、其实我不是陈怡老公！丰碑吃惊不小，又想莫非陈怡背着自己又找了个

情人？眼光便复杂了，刀般地锋利，试探道，就算你是她情人，这时候也该出点血了！金良解释，我是陈怡户口本上的老公，交警调陈怡户口，把我给调出来了。

金良说的是实话，他是陈怡同学。金良来凌州时，陈怡已经有房有户口了。得知陈怡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人，老公没迁来，金良动了户口的心思。陈怡热心，说我帮你吧，我们弄个假结婚证，再花点钱找找关系，以夫妻名义把你迁来。一年后，金良真的成了凌州男人。金良对丰碑说，我打工挣的钱都花在户口上了。

这事丰碑有印象。还是丰碑帮找的户籍警，手续是陈怡自己跑的。丰碑释然笑道，你得谢我，你和她能迁来凌州，都是我帮的忙！金良赶紧道谢，允诺日后设宴酬谢。

两个假李逵碰上了，胆儿大了。丰碑道了实情，戏说起他和陈怡的私情来。金良吃惊不小，却也见怪未怪，笑道，反正他们夫妻早虚脱了，你正好帮她接氧。

丰碑说我们俩都是假的，真的来了，我们就露馅了。金良说我露馅就惨了，公安局会把我的凌州户口吊销了。丰碑说我才惨呢，一万块没着落了。

两个假老公担心打假的时候，陈怡正在死亡线上挣扎。死神的手紧紧攥着陈怡不放。两天过去了，陈怡依然没有苏醒。第三天，院方下了病危通知书。胖医生让金良签字。金良傻愣着，嗫嚅着嘴唇。丰碑央求医生：务必救她，她才三十岁啊。医生漠然地说，我们尽力了，是死是活听天由命！胖医生的话让金良毛骨悚然，拿笔的手抖得厉害，笔从指缝间两次滑落。金良说，大夫，这字……我不能签！胖医生说必须签，否则我们不能抢救！金良急了，有话儿在喉咙里窜，就是窜不出来。丰碑替他说了，丰碑告诉胖医生，弄错啦，他不是她老公啊。胖医生懵了，说你们开始都说是，一到关键时候又都说不是，你们是拿医院当刘老根大舞台，唱二人转哪？

去去去，把真老公找来！丰碑看金良，金良看丰碑，都用目光询问，她老公在哪？又都像车胎泄气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

金良查陈怡手机，找了个老公号码。丰碑一看，说那是我的。金良再找，没了。找她父母的，又怕深更半夜吓着二老。继续找，找了个外公的。金良说，就打外公吧，让外公通知她老公。金良颤悠着打了，不料对方竟说，我就是她老公！歪打正着了。丰碑记起来了，听陈怡说过，把他写成老公，把她老公写成外公，意即外面女人的老公。金良对陈怡老公说，你立即来凌州，陈怡被车撞了，在医院抢救呢。金良以为这个惊雷会把陈怡老公炸晕，至少也落个耳鸣呢，不想对方很平静，隔岸观火的平静，说你真及时，我刚到凌州，刚下火车，正要给她打电话呢。

连说了三个刚字后没多久，陈怡老公就出现在医院了。刚才还平静的男人，现在不平静了，见两个男人站在走廊，马上咄咄逼人，说你们是肇事者？你们谁是肇事者？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把丰碑和金良推到了对立面。日光灯照得他脸上纸一样惨白，蛮横得吓人。丰碑突然滋生了仇人相见的愤怒，说，我看你他妈的像肇事者！金良说，我们不是肇事者，我是陈怡高中同学呢！陈怡老公不和金良套近乎，仍问撞人的人呢。金良说跑了。陈怡老公转身闯急救室，被胖医生撵了出来。你谁啊？往哪闯啊？陈怡老公说我叫路大远，是她老公！胖医生像被踩了脚，尖叫：今儿个怎了？又冒出个老公来？路大远说是你们打电话让我来的！医生冲走廊嚷：喂，他是她老公吗？丰碑摇摇头，金良说，……可能！胖医生哼了一声，硬邦邦地说，有结婚证么？没带。路大远说。胖医生说，有户口本么？没带。路大远又说。胖医生转脸问，你俩能替他证明么？两人都摇头。胖医生对路大远说，找个证明人来！路大远说，等她醒了，不就是证明人吗？胖医生说，要是醒不来呢？路大远哑了。胖医生亮了亮病危通知书，等她老公来了签字！路大远说，我就是她老公！

胖医生像看疯子一样扫了他一眼，说我是医生，没有火眼金睛，让交警来鉴定吧。

丰碑要给徐正兵打电话，金良不让。金良拽着丰碑到走廊尽头，忧虑地说，交警来了，我不露馅了？警察一脚就把我踹回老家了，我在凌州几年奋斗全打水漂了。丰碑说你都在这落地生根，就差开花结果了，谁还能将你连根拔起啊？金良说，我哪生根了？我是嫁接在陈怡的枝上呢。丰碑说怕个鸟？政府办事向来是既往不咎。你不让徐警官来了断这桩老公案，病危通知单你签呀？金良愣怔着，想不出两全之策，只得由着丰碑。

徐正兵到了住院大楼外，让丰碑截住了。丰碑笑着打招呼，往徐正兵口袋里塞了五包中华，诡异一笑，她老公来了，……我的事情徐警官兜着点。徐正兵幽笑，鸠占鹊巢这些年，他说不定还得谢你呢。丰碑歉笑，这节骨眼上不能添乱啊。徐正兵说，假李逵遇上真李逵，这戏儿精彩！

胖医生见到徐正兵，扑面就嚷，你来打假吧，老公成窝了，到底哪个真啊？徐正兵说，金良啊！金良我我我我了半天，像羊屎粒往下掉，掉不出个正经话来。医生指金良：过来，签字！金良指路太远，说他是，我我……我不是。医生用眼神问徐正兵，徐正兵用眼神问金良。路太远逼视金良，说，你？是老公？！有……证明人吗？徐正兵背着双手，沉声道，有，我就是！户口本上有登记。路太远像吞了只青蛙，堵在嗓门眼那儿，憋得眼睛直翻。金良见误会大了，急了满头汗，说不不不，我不是！医生呸了金良一口，说嫁了这种男人，倒八辈子的霉！老婆危在旦夕，竟不敢承认，就不怕掏那几万块医药费吗？钱重要，还是老婆重要？路太远咋舌，仿佛站在悬崖边上，差点失足。足下是无底洞，几万块也填不平。路太远庆幸地笑了，一笑间态度彻底颠覆，对金良说，警察都说你是她老公，客气啥，签吧签吧，签了交钱。一股寒冷贴着金良的肌肤，

金良瑟缩着，脸也冻僵了，似哭非哭。金良像个犯错的孩子，站在徐正兵面前，主动说，警察同志，我……是假的！

徐正兵愣了会，继而抚掌大笑，竖起三指头，说三个男人一台戏啊，一个是通讯录上的老公，一个是户口本上的老公，一个是结婚证上的老公，群英荟萃啊！前迈一步，问路大远，真的不认老婆了？路大远后退了一步，说，谁能证明我是她老公？丰碑义愤填膺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说，你来时满嘴喷的粪啊？金良说，你就认了吧。胖医生不耐烦了，说到底谁签啊？不签把人拉走！路大远缩着头，看着窗外。窗外的花园里，立着李时珍雕塑，正对着这边。徐正兵说，看，李时珍都叹息了，他能治人身上的病，却治不了人脑里的病！然后一指金良：你签吧。金良不肯。徐正兵说出了事我负责，大不了脱了这身皮！金良拿了笔，像立生死状，在病危通知书上诚惶诚恐地签了名。

金良签了字，路大远乐了，因为金良的麻烦已经接踵而至。金良刚放下笔，护士过来了，说去交费吧。丰碑说我不交了一万吗？丰碑时刻在提醒众人，别忽略了他那一万块！护士说用完了，再交四万。金良惊呼抢钱，胖医生双目怒睁，说你老婆后脑勺淤血严重，多处骨折，这点医药费远远不够！路大远说，那要多少？医生说花多少是多少。徐正兵说，救人要紧，你们三个合计一下，先把钱筹来。

人与人的关系有时是微妙的，微妙得如同天上闪烁不定的星星，深邃而神秘。三个纠结的男人，突然间深明大义，捐弃前嫌，就像美日韩对付朝鲜一样，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，走进了卫生间。卫生间也是吸烟室，丰碑友好地给两人递了烟，三人又对着小便池同仇敌忾狂泻一通，然后丰碑说，我垫了一万，我就不掏了。路大远说我从外地来，身上没带钱。丰碑说，带卡了吗？她可是你老婆！金良说是啊，你不能丢下你老婆不管啊！路大远吐了口烟，说不瞒二位，我这次来，是要和她离婚的。丰碑以为路大远使诈，路大远